

043

跨世紀宏觀系列
企業人必讀100

透視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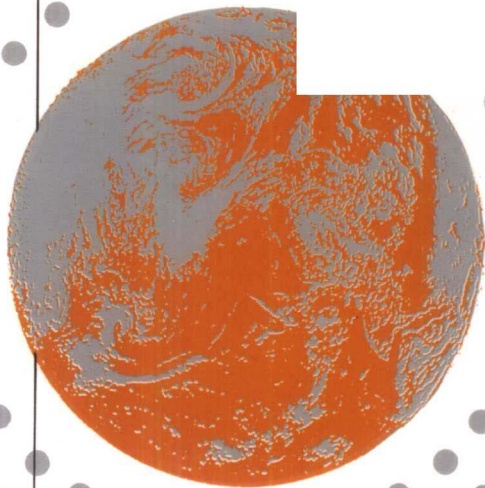
局外之國

日本心魂的探索

強納森・勞赫

●著

袁生、蔣珂●譯



A HUNDRED BOOKS
NO BUSINESSMAN
CAN DO WITHOUT

043

跨世紀宏觀系列
企業人必讀100

透視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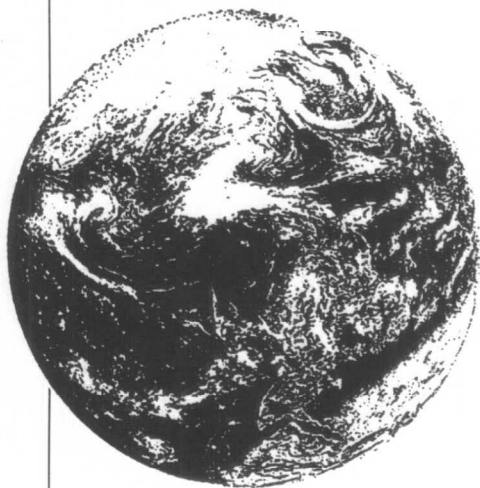
局外之國

日本心魂的探索

強納森·勞赫

●著

袁生·蔣珂
●譯



A HUNDRED BOOKS
NO BUSINESSMAN
CAN DO WITHOUT

跨世紀宏觀系列 043

企業人必讀 100

局外之國

—— 日本心魂的探索

原著／強納森·勞赫

譯者／袁生 蔣珂

主編／黃台香

責任編輯／何 揚

美術設計／陳鵬天

編輯製作／宏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版精裝本

發行人／許鐘榮

出版者／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5 號 11 樓

電話／(02)2182218

傳真／(02)2184704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085 號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天然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偉勳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精益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3 月初版

直銷總代理

崇雅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三段 156 號 5 樓

電話／(02)2182218

傳真／(02)2182240

郵撥／14092520

崇雅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中文版©宏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本書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取得中文版獨家授權，
全書文、圖局部或全部，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翻印。

THE OUTNATION

Jonathan Rauch

Copyright©Jonathan Rauch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4

by Macrovision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phael Sagalyn,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ISBN 957-720-140-7

-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編輯地調換。

作者簡歷

強納森·勞赫 (Jonathan Rauch)

華盛頓記者，《國民新聞報》(National Journal) 一位傑出的編輯。常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新共和報》(New Republic) 等報刊撰寫關於美國政治經濟方面的評論。他曾是美國企業學會的訪問學者。一九九〇年，利用日本學會「領導才能方案」獎學金，在日本旅遊、考察半年。本書就是他日本之行的成果。

譯者簡歷

袁生

一九四五年生於江蘇，從事新聞記者及編輯工作近三十年。譯有《人性七論》等書。

蔣珂

三十八歲，從事編輯、翻譯工作多年，現為副編審。主要譯作有《人力資本投資》、《法律與正義》、《知識拱門》等。

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總序

趙耀東

二十世紀是一個翻天覆地的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繼之以四十年冷戰，至八〇年代末，東歐忽傳變天，蘇聯瞬間解體，舉世為之錯愕。如今步入後冷戰時代，但見種族戰爭烽煙四起，俄羅斯政局動盪，西歐、北美區域整合，保護主義氣焰高漲，GATT四處叩關。相較於冷戰期間的壁壘分明，今天的世界反而顯得暗潮洶湧，前景難料。

再看八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從軍閥割據、日帝侵華到國共內戰，二十世紀前半段，中國幾乎是在戰亂中一步步挨過來的。其後四十年，國共兩黨隔海對峙，大陸關起大門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至一九七九年，突然矛頭一轉，開始「改革開放」，十幾年下來，翻了好幾翻，終於搞活了經濟，全世界為之側目，紛紛預言中國大陸將成為下個世紀的經濟超強。台灣四十年來則推動「計畫性自由經濟」，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如今繼「經濟奇蹟」之後，進一步落實民主憲政，企圖再創一個「政治奇蹟」。今天兩岸各自的「混合式經濟體制」似有殊途同歸的趨勢。探親、旅遊、投資、交流人潮絡繹於途，但在政治上雙方仍然是不妥協、不讓步的姿態，造成「通信而不通郵」、「通貨而不通商」、「通行而

不通航」、「通話而不通訊」等種種怪現象。兩岸互動的局面如何發展，似乎比世局更難捉摸。赴大陸投資的台商對此感受最為深刻。

作為一個企業界與財經部門的老兵，耀東對未來的世局與兩岸大勢，不敢妄下斷語。但耀東深信，在瞬息萬變的世局與撲朔迷離的兩岸形勢下，前瞻的思考、國際的視野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絕對是一個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

百餘年來，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從落後國家成功轉型為先進國家的典範。在短短四十年內從廢墟中迅速重建，一躍而成世界經濟超強，國民所得甚至已超越美國。此一驚人成就，日本企業界的遠見與活力，當居首功，而出版界的配合亦功不可沒。無數的有心人士與出版家，不斷把世界最新的觀念與知識，快速帶進日本，同時對日本的社會與文化也持續進行檢討研究。日本人舉世聞名的團結與紀律文化，得之於出版界觀念傳播的功効極大。「如何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在日本出版界已形成一股熱潮，帶動起全民參與的風氣。反觀台灣，拿得出來的鏗鏘力作屈指可數，能不令國人汗顏！

「跨世紀宏觀系列——企業人必讀100」在此刻出版確屬見識闊遠之舉。這套書代表了日本知識精英與企業界對新世紀的前瞻思考與反省，不但值得企業人參考，也值得社會各界有心人士細讀。耀東深盼這套書的出版，能喚起企業人的憂患意識與豪情壯志，活學活用日本企業的最新思想，主動出擊，創造市場，革新經營理念，重塑企業文化，在本世紀結束前作好充分準備，並在下一個世紀成為一個卓越的企業，永遠的贏家。

序

你即將讀的這本書，在你放下後仍將使你縈繞於懷。它的正式主題是現代日本，特別是日本與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牽連。但其影響所及，則要廣泛、豐富得多。《局外之國》一書富於想像，精於分析，觀察細膩。它所涉及的問題，對全世界的人都會有所觸動。

在外國人可以自由到日本旅行、生活的一個多世紀裡，日本常常為那些希望領略異國情調的西方人，充當一種舞台背景。本世紀初，拉夫卡迪奧·赫恩(Lafcadio Hearn)從日本發出的那些作品，就屬此種風格的典型，早一代的西方讀者對此十分熟悉。半個世紀後，在日本處於美國占領下的年代裡，詹姆斯·米契納(James Michener)的《莎啞哪拉》(Sayonara)一書，也有赫恩那種酸甜苦辣的味道。在他們的筆下，外國人努力深入日本的生活，幾近它的內核，發現它與西方生活的天壤之別是何等地令人陶醉。然而，他們又無法繼續一直深入下去。

對於當代讀者來說，這類作品似乎過於傷感，甚至令人厭惡。當然，這是與《鏡子、刀劍和寶石：日本生活的幾何圖形》(Mirror, Sword, and Jewel: The Geometry of

Japanese Life)這類輪廓鮮明的作品相比而言的。此書作者庫爾特·辛格(Kurt Singer)是位德國猶太學者，三十年代在日本的大學講授經濟學，其時正逢法西斯肆虐著德國和日本。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終於將他驅逐出境，以此奇特的方式，向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運動表示效忠。(辛格後來說：「所有外國人，一旦在本國不再受歡迎，在日本也就立刻被當作不受欢迎的人來對待。」)辛格此後再未打算重返日本。在流亡澳大利亞和希臘的年代裡，他寫了一本評論日本文化的書，裡面見解很多，至今讀起來仍很尖銳。辛格在他最有名的一節中這樣寫道：日本人「對腐朽的氣味特別敏銳，不管這東西偽裝得多好。……一個外國，只要它強大、有明確的意志和使命，能讓它的人民甘願為共同利益而犧牲個人幸福，日本就會謀求得到那個國家的友誼和指導。」這些話，不是為安慰今天的美國人而寫的；但現在聽起來，就像是為了這一目的。

為什麼辛格的這本書，比其他許多書更禁得住時間的考驗？一種解釋是，這要完全歸功於他的觀察和描寫技巧。有位評論家稱他是「一位具有詩人靈魂的經濟學家」。但另一種原因是，庫爾特·辛格筆下的日本，與拉夫卡迪奧·赫恩或者詹姆斯·米契納筆下的日本不同，它不可能使人傷感或屈辱地去對待它。三十年代在日本，是一個必須非常嚴肅對待的日本。而辛格正是以極大的學術努力和尊重，來對待日本這一課題的。

因此，強納森·勞赫筆下的日本，也應受人尊重，儘管方式迥異。在這個世界上，從亞馬遜河到西藏，現在仍有許多地方可供西方人獵奇。但是，在所有非西方社會中，符合

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標準的，卻只有日本一處。日本生產力高，辦事有效率，經濟繁榮，善於創造發明。可以說在許多方面，它已近乎神奇、具有威脅性、值得模仿或已扭曲變形。外部觀察家們的趣味不同，結論當然也就不一樣。

強納森·勞赫是在一九九〇年春天來到日本的，幾天後就是他的三十歲生日。在這以前的六年裡，他已經成長為一位細心、嚴肅、熟練的作家，並且因此而過早出名。他敢於觸及美國面臨的一些最重大、最令人沮喪的問題，例如，準確地弄清聯邦預算赤字從長遠來看究竟對這個國家造成多大的危害。可以預見，這樣一位作家，在面對這樣一個日本時，會感到有義務去進行勇敢的搏鬥，去弄清構成「日美關係」的那些難題。這些問題包括：貿易逆差的原因和影響、計劃貿易的優點和缺陷、美日軍事關係的前景，等等。此外還有一千個疲憊不堪的研討會都要討論的那些題目。這些題目歸結起來，似乎始終都是一個：「日本和美國處在十字路口：一個互相依賴的新紀元的前景」。

《局外之國》一書是一個驚人而奇妙的成果。全書貫穿著對所有重大問題的看法；更確切地說，貫穿著對比日美關係的任何組成部分都重要的有關人生問題的看法。然而，此書之所以受人重視、耐人尋味，主要還在於它的文學價值。勞赫為讀者再現了日本的混亂、高興、寂寞，特別是日常生活的緊張。

對外國人來說，生活在日本並不總是件愉快的事，當然，如勞赫描述的那樣，當日本的好客機器開始為自己的貴賓運轉時，生活在日本有時也會變得過度舒適。但是，觀察這

個社會如何運轉，卻是件永遠令人感興趣的事。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能使我這樣有把握地感到，每一天都會有令人驚訝得發呆、完全意外的事情發生。在某些方面，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可以預測的社會。有一次，我與一位日本銀行家一起吃午飯，一開始我竟笑得不可自抑。我無法告訴他，我出現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他一開始與我交談的那幾句話，竟完全在我預料之中。（作為佐證，記錄如下：「我一定讓您久等了。」、「您什麼時候來到日本的？」、「您能吃日本菜嗎？」、「啊！那麼您會用筷子囉！」）當然，這種一成不變的日常客套，有時也會發生變化，會出現勞赫在本書結尾時所描述的那些絕妙的意外時刻。有一次，七月的一天，天氣像蒸籠一樣熱，我在東京聽政府官員向我介紹日本怎樣對外國貿易完全開放。這套說教，就和他們穿的藍色化學纖維西服一樣，千人一面，對誰都行。一天下來後，我步履艱難地走向一個上下班地鐵車站。一邊走，我一邊嘀咕：「日本看上去真像一個洗過腦的大社會。」擠上火車後，我發現與一個中年男子並肩站在一起。此人拖著一雙橡膠鞋，套著一件和服——一種很薄的夏季浴衣，皮膚紅潤。顯然，他剛剛在極熱的日本澡堂浸泡了一會兒。他一手拉著地鐵車廂的吊環，一手搥著一把舊紙扇。神態怡然自得，忘卻了周圍的一切。

既能觀察入微，又能得出明晰的一般性結論，將這二者結合起來，似乎是尋常小技。但是在寫作上，這卻是一種最困難的任務。寫任何一個題目是這樣，寫日本則更是如此。在描寫日本時能將二者結合好，這是一種特殊的挑戰。因為聽起來互相矛盾的兩種情況，

實際上又同時都是對的。這是一種由各種特殊個人組成的文化，然而它的共同點又要比任何其他社會強烈得多。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將這天平的兩頭處理得都很好。但在本書中，強納森·勞赫設法做到了這一點。

讀過本書前半部分後，誰也不會懷疑，勞赫認識的、有反應的、與之歡笑的、熱愛的，是單個的日本人，而不是在經濟新聞中顯得巨大的「日本」集體。其中一些最愉快、也最有說服力的情節，是他和兩位日本「薪水階級」多次吃飯時得到的。在白天，他們也許整天在為爭奪世界市場的占有率而戰；但是到晚上，他們卻一人一邊地陪著這位外國人坐在鄰近飯館裡，儘量使他像在家裡一樣舒服。這種「舒適」感，在某種程度上使外國人對日本感到很煩惱，但勞赫對它卻很適應。與你熟悉的人做生意，總要比與局外人做生意舒適得多，這會把你引向那個「封閉性市場」。總是與你的同類在一起，使生活按照可以預測的規律進行，這當然也舒適，但這會對移民或外國人產生一種「種族主義的」抵抗。勞赫出色地描繪了他對「舒適的」日本鄉間懷有的一種感情。這感情，當我本人乘四通八達的火車穿越鄉間時，也曾產生過，但我從未能夠成功地把它清晰地描繪出來。勞赫說：日本的高山與丘陵——

從上到下是那樣的蔥綠青翠。蔥翠得那麼濃鬱，遠遠望去，像是一塊塊織花的墨綠色天鵝絨，似乎這些山巒從裡到外柔軟透了。有時候，乘纜車鳥瞰，……我感到，假如我一

步邁出去，墜落下去，山巒的表層會輕輕地把我接住，然後穿過樹林覆蓋層，安全地落到地面上。

本書的結構由一系列描寫和感觸所組成，突出地體現出勞赫那觀察入微的洞察力。這種安排，還可以讓讀者和作者一起，去經歷一天天地修正看法、檢驗感情的過程。這種過程，在日本的多數外國人都經歷過。作者把那些困惑不解的時刻、茅塞頓開的時刻，加以巧妙選擇和安排，使人感到，它們的先後順序本來就是如此地自然。勞赫向讀者展示自己看法變化的手法也令人稱道，它領著讀者一步步小心地往前去。等到勞赫在本書最後部分準備提出更為重要的結論性意見時，他已在讀者心目中建立了可信度。他已表明，他關心許多單個的日本人，並為這個國家的許多特性所折服。他還表明，當他向讀者提出自己的論證時，他也儘量做到不偏不倚。

勞赫最後在書中所下的結論是那樣的新奇和有爭議性，以致於我若不在這裡指出來就顯得沒風格。它與日美關係最使人心煩的一個方面是：日本到底有什麼「不同」？在與西方接觸的一百五十年期間，日本對於自己的「不同」，經歷了自我感覺的幾個週期。在某些時期，日本全心全意地接受西方的方式和技術。十九世紀八〇年代，日本的改革家遍搜全世界，希望能學到最好的教育方法、學到憲法所需要的最理智的條款、學到最完美的方式來投出旋轉球或者演奏小提琴。這些探索的最終目的，也許是為了提高日本在世界民族之林

的地位，不讓日本淪為西方白人的殖民地。然而，隱含的思想是：那些制度既然能在普魯士和新英格蘭行得通，也會在日本行得通，因為日本人與其他人之間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可是在另一些時期，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又朝反方向擺。他們強調，不能減弱日本的「特殊性」，拒絕任何腐敗、外來的東西，要求回到純潔、儉樸的大和方式。（大和相當於北歐神話中峨丁大神接待戰死者英靈的殿堂，是神話中日本文化最早發祥地的名稱。）

外國對日本的想法，也經歷過同樣的擺動，只是幅度小得多。在冷戰初期，美國的外交政策把日本當成抗衡毛澤東的中國的偉大樣板。一個國家採用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民主，它就繁榮昌盛。而另一個國家選擇了蘇聯式的（當時看上去是這樣）共產主義，將會永遠貧窮落後。這一外交政策的前提，使美國官員們自然而然地把本國制度與日本制度之間的差別縮小到最低限度。而往回倒推十五年，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大戰期間，美國官方則強調，日本與德國不同，它完全是一種異族文化，像機器人一樣對天皇上帝愚忠愚效。

近年來，外國人討論這種「不同」時，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經濟上。它為什麼能變得如此強大、無可匹敵？它產品的品質為什麼會異乎尋常的好？它是怎麼經受住挫折的——從石油危機到「日元震盪」，到日本人老化特別嚴重（外國人確定，這些挫折會使日本發展減慢）？在日本國內，有關日本「不同」的概念，有時超出了經濟上的關注，發展到稀奇古怪的形式。一些發瘋的（然而卻是著名的）科學家，甚至提出了日本人的身體結構

（大腦、大小腸和雙腿）與眾不同之類的理論。小官僚們則認為，非日本的戰鬥機或推土機不適用日本的特殊地形。文學評論家們則認為，日語的精妙無法形容。曾經翻譯過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的小說的愛德華·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針對這一態度曾經寫道：「日本人喜歡問『可是你怎麼掌握日語的細微差別？』，好像其他語言都沒有細微差別，好像『細微差別』一詞是從法語借用來的這一事實也無關緊要似的。」

強納森·勞赫對日本經濟上的「不同」所下的結論，我不能完全贊同。這一態度，正說明我對本書從總體上加以贊賞是真誠的。然而，他的真正重點根本不在經濟方面，而是在政治和理性價值觀上。正是在這兩方面，他的見解是獨到的，令人信服的。他的這些見解，具體談的是日本，當然很有價值；但同時對於許多其他社會也一樣有影響。

你有幸將要閱讀的這本書，是對一種外國文化薰陶的再現，是個別情形與一般狀況的巧妙結合，是對問題入木三分的分析。當你讀完這本書時，也會像我現在一樣，去勸別人也讀它。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於華盛頓

第一部

1

我們都在摸大象。我們像寓言中的瞎子，一人摸著象牙，一人摸著象尾，一人摸著象腿，說大象就像一條蛇，就像一根藤，就像一棵樹。只不過不同的是，我們都睜著雙眼，都在全神貫注地看，甚至也許看得都有點太認真。而且，我們遠遠不止是三個人。對於外國人，特別是對於美國人來說，日本是一個奇特的事物，需要解釋。舉例來說，我曾去過以色列，那個國家的文化，比上帝創造的這個發瘋的行星上的任何其他國家都要獨特，都要奇怪。但我能盡情地對它觀察，有時開懷大笑，有時甚至搖頭嘆氣。我覺得沒有對它做解釋的必要。日本並不比以色列獨特，不比它奇怪，但是我們來到這裡後，卻把它看成是一個需要解開的結，一個需要解開的謎。為此我們就開始工作，每人都伸出一隻手，去觸摸，去尋找它的整體，尋找那每個組成部分都有意義的整體。當然，情況總是這樣：我們之中，沒有兩個人在檢查這頭野獸時，能夠看到十分相同的東西，或以同樣的方式去查看。通常，發生這種情況時，我們總是責怪自己，歸罪於人類理解力的變幻莫測。但是就日本這種情況而言，我們則責怪大象，把它稱之為神祕。我們堅信，下班後，或在議會辯論莫名其妙地結束後，在京都那些花園的陰影下，在東京那些昏暗的街道中，總是有某種東西存在著，它始終藏而不露，始終是個謎。

2

我們已被日本迷惑了至少一個世紀。但是，這種迷惑從來沒有現在這樣深，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關係重大。日本曾經許諾說，它要成為一個大國。可是沒有幾年，它已經成了一個大國。它已經——看你摸的是它身體的哪一部分——成為對其他國家的一種威脅；或值得其他國家仿效的一種楷模，成為對所謂「西方」方式的一種挑戰，成為對新教徒工作倫理、對猶太人致力教育、對強有力的天主教家庭紐帶的一種肯定。通常，我們來到日本，是因為它具有異國情調。現在，我們來到日本，不僅因為它具有異國情調，而且還因為它重要。實際上，我們已經來了。現在，我們大群大群地來，都是要尋找「真正的」日本。它「真的」是一個民主國嗎？還是某種別的東西，一個以隱藏的高壓和強行的一致性為基礎的政權？它真是資本主義嗎？真是市場經濟嗎？還是某種新事物，介於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日本自由嗎？日本寬厚嗎？日本危險嗎？

3

有時候我擔心，在我們這些外國人的聚會上和喧鬧聲中，我們看到、接觸到的，基本